

枕边书

作家感悟

《周涛散文》



《周涛散文》是“中华散文珍藏版”大型丛书之一，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新疆的著名军旅作家，周涛散文的主要资源就是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与事、雪与沙、血与歌。新疆之于周涛，已经不止是地理概念，而是早已内化为他的心灵版图，这也正是他的读者追随他、喜爱他的理由。

周涛善于冰山雪崩，与之可论英雄”。周涛的散文多取材于西北边疆生活，开掘、张扬在极度艰难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生命韧性，传达了一种真正的西部精神，格调雄壮冷峻，气势沉雄、意蕴深远、笔力雄健。在他的散文中，对生命现象的描绘和对生命本质的探索总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家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思考亦如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周涛散文正是在于他给我们展示了生命之树的翠绿色泽和精神风貌，加深了我们对平凡而又伟大的生命的认知和参悟。在周涛的笔下，草原、戈壁、雪山到处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其散文已真正触摸到了生命的底蕴，体现出了强烈的生命意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是周涛散文追求的目标。对周涛而言，作家找寻自我，表达自我的精神记录。因而，骏马、河流等自然万物在周涛的散文中只是一个发端，借此表现的是作家自己对自然万物的感受和理解，以及作家对生命的体悟。可以说，周涛在表达对生命的参悟时，视野相当开阔，由物及人，由人及民族，由民族及历史，而且思考更为深邃，能够由表及里的把这种思考提升至文化的层面，显现出作家在探索生命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

(梁真鹏)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一书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副教授周逵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凝聚了多位从业多年的老牌记者、主编、作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成果。它以极具有吸引力的内容精华和大量案例去讲述，且所选案例多数是行业内精彩的非虚构作品。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做了独到的剖析，并在文中回答了读者最想问的问题。

该书没有停留在告诉读者如何写一个更好的稿子的技术层面，而是尝试告诉读者如何在工作中掌握非虚构创作的叙事精神要素。如《人物》杂志副主编赵涵漠这样说过：“如果要创作好作品，在采访中除了观察还要有嗅觉和触感，这对于稿子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不但要告诉读者现场是什么样子，还要告诉他闻起来是什么样子，摸上去是什么样子，有了这些有趣的信息，或许可以建立一个3D或者4D的效果。”本书从十余个不同角度解构一线记者的行业操作，展示出一个个写的漂亮讲的有趣的故事，这些看起来是在写一个一个的点，在写一个个的人，其实更深层的在写大时代、大背景、大中国。本书编著周逵之所以编著此书，认为“非虚构”这三个字可以点醒我们，有些故事如果不被记录，就会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开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成为令人遗憾而痛心的事。

(滕静)

《风过窄门》



日前，陕南作家吕志军的短篇小说集《风过窄门》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出版发行，这是作者继《温暖的窗》《寒冷的夏》之后的第三本作品集。吕志军现居西安，是陕西教育报刊社副总编辑，陕西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省作协会员。他曾在《人民教育》《知识分子》等报刊有新闻作品。

吕志军感受敏锐视角独到，他往往通过细小的事物阐发质朴情感和独特思考。《风过窄门》是他近几年来探索生活、品咂人性的小说集，收录已在纯文学杂志发表过的短篇小说15篇，约15万字。这些小说关注民生，尤其俯视底层体恤民情，对小人物和社会草根充满人文关怀。大部分文章满怀热情地歌颂爱情、亲情、友情，弘扬真善美，对社会不良风气做了鞭挞和批判，对人性的复杂性做了深入解剖。因为作者长期关注教育政策、分析教育现象、研究教育问题，个别篇目内容和教育密切相关。

《风过窄门》收录的小说里，很少看到作者对于环境的大肆描摹，而是让人物通过详尽的言行举止来“塑造”自己。从表现形式观照，这些小说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部分篇目采用了一些现代主义手法。主题集中，语言干净，行文流畅，构思巧妙，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和艺术张力。从文本整体编排中也能看到作者写作风格演变的脉络。

(凌子越)

作家书评

书写诗歌的筋骨血肉

李爱霞

据我所知蒋典军先生长年累月坚持两种书写，一是书法，二是诗歌，日子久了他的书法是诗歌，诗歌也是书法，悬腕，抖腕间用一管墨，一束狼毫，让一首首诗生动静之态，蕴自然神气，在提按藏露中尽书诗歌筋骨。

一个经常练习字的人，可能因习惯于动手的缘故，在诗歌的书写中极善用本态动词，增强诗歌的形象和表现力，所谓本态动词，是指诗人表达事物动态时所选取的该事物自身所能发出的动词词汇，如《篾匠》一诗第一节：攥紧刀把|篾刀领着阳光|走进竹子内心|破解笋的密码|修饰每个竹节的孤独。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手工作制“划篾”已很陌生了，同时由于先进机器的广泛使用，篾匠这个角色在大众视野里也早已渐行渐远，90后出生的孩子们不说见过，基本上听到都很少听过，所以要把这个角色的形象树立起来很不容易，在这点上来说诗人无疑是个高手。他用攥紧，领着，走进，破解，修饰这一连串本态动作词让静态的人，竹，竹节，阳光，篾刀，甚至孤独都生动起来，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物件，在这一系列动词的链接之下，相互就有了关系，相互有了情境，相互也有了故事。就算是没见过“划

篾”的人读了诗后头脑里就有了具体可触的场景，对篾匠这个角色就会有个初步的定位。接下来诗人又说：竹子在你怀里|一觉醒来|叫篾|一只狼毫，让一首首诗生动静之态，蕴自然神气，在提按藏露中尽书诗歌筋骨。

练习书法的人手握着笔，笔带着墨，墨在纸上行走，借助每一个提捺顿点倾注自己不同的情感，粗细不同的线条，浓淡不同的水墨蕴藏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与人生悲喜。他们也因而练就了移借的本领，典军也不例外，他的诗中移借动词常常出其不意地蹦跳出来，让一首诗瞬间跃动起来，活泼起来。《登黄安坝》第二节两句诗“是山西兄弟们相互抬举|山头竟然谦让成平地。”“抬举”“谦让”这两个动词移借的实在妙极了，山峰本是物，“兄弟”一词本来已有了一层意味，而“抬举”一出则把黄安坝的山由“无生体”描摹成“有生体”，使山峰高低连绵之神态毕现。可到这里，诗人并没有停笔而再来一句“谦让”，让一座山峰不但活起来，而且还习得了礼仪，文化，山是人，人是山弄好了不一样的意趣。他的另一首《走进镇坪》“两千六百米的海拔”托举着百分之九十二的森林”这里“托举”一个简洁的动词就使镇坪这个高海拔的小城绿意丛生，有了看万山青翠，层林尽秀之辽远意境。“镇坪是巴山剪集的藏品|草原不胖不瘦|站在海拔两千六百米的响

午|抑扬顿挫地|把飞渡峡和南江河|朗诵成上下两阙”我们再看看《慢时光里的镇坪》这几句，体会一下移借动词的运用妙在何处？这几句话把镇坪当巴山的藏品，珍贵，精巧，有草原，飞渡峡，南江河，那草原居然不胖不瘦，这一切构成一片清纯，雅静，唯美的艺术氛围。但作为诗的意境创造，还远远没有完成，典军笔锋一转借了动词“朗诵”，形象化，人格化，将诗的意境点活、带起、升华，使诗的艺术境界鲜活无比，妙不可言。

忽然想到书法中的转笔，习字人在书写过程中转动笔锋，“转以成圆，折以成方”，方圆交错，借方成圆，借圆成方，字就有了三维之感，书法理论中有“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应之以方，斯为妙矣”。诗亦如此，移借本态动词，动面成体，诗就有了鲜活的空间，更有充实的呼吸。当一个人的书法和诗歌完融为一体时，这个人是幸福的，他在一横一竖把字立起来，在一字一词间让诗动起来，在一撇一捺间让字活起来，在一句一句里让诗悄然落进读者的心，让读者顺着它一次次提按藏露的墨迹去领略诗歌的筋骨血肉。

的边缘，我们非但没有实现普世的价值，甚至连传播都无法实现顺畅和通达。当然，汪国真的诗歌的确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抛开那个特定的时代来称量他的诗歌，更不能割裂内容来谈论诗歌的技巧……汪国真的诗歌作为九十年代的文化现象，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的定格，他的那些精致的“句子”，穿越了岁月的风雨，在冲洗与陶冶中，渐渐透出炫目的华彩……

今天，我们是该给汪国真一个公正而恰当的评说了，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殿堂，毫无疑问，汪国真的名字应该醒目地刻写在那些著名诗人的行列里，如果我们忘却或是忽略了汪国真的存在，那么我们的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这一页，将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回看汪国真，重温他的那些带着情感烫热的“句子”，至少在这个诗歌日渐被人们淡忘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份自信的存在，因为汪国真以及那些众多的远去的诗歌殉道者的影子，我们没有理由不爱诗歌，不爱那些让我心跳的“句子”——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汪国真经典代表作·热爱生命》)

作家书评

留下来的“句子”

——读汪国真诗集《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

叶松成

著名诗人汪国真，在他五十九岁那年走了，时间是2015年4月——一个灿烂而又绚丽的季节……消失的身影融进了大地的苍茫，他走得太匆忙，让人禁不住悲戚和惋惜，从此，中国诗坛少了一颗纯净的诗心，人间少了一位真正的君子，而浩渺的苍穹却增添了一簇璀璨的星光……回望汪国真，其实更多的是咀嚼他留下来的“句子”，我不敢断言这些“句子”是否会恒久地流传下去，但它对一个时代风尚的引领，早已成为一种记忆的镌刻，时至今日，我们还时时会在某一次聚会，某一篇文章、某一次朗读中，聆听到那些“句子”温暖而亲切的回响……是的，诗人已经离去，褒贬留给了世人。尘埃落定，当我们重新抚摸那些直白、通透、纯净的“句子”，不由得感叹：这个曾经被正统诗人轻慢，被学界冷落的一代才子，他留下的“句子”却以一种强健的活力，延续着超越生命的长度……其实任何抵触、藐视又算得了什么，汪国真与他的诗，毕竟承载着一代诗人的集体记忆——1990年被称之为“汪国真年”，这当然不是人为的标签，时代对诗人的礼赞，总是公正而客观的。而在以后的二十年时间，汪国真诗集连续被盗版，其版本多达数百种。

有人指责汪国真的诗歌浅显、直白，难道所谓的晦涩就是深刻，无病呻吟，梦中呓语就是含蓄委婉吗？好诗不是炫技，它是心灵中自然淌出的“句子”，这些“句子”来自于情感的孵化和孕育。

汪国真被诗坛边缘化，不正从一个方面说明

当下诗歌所呈现的病态，诗歌的普世价值已不复存在！反省当下诗歌的弊端，汪国真不恰是一面镜子吗？诗一旦走向制作、走向产业化和商品化，那它离死亡和结束也就不远了。读汪国真的“句子”，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心灵鸡汤”，它喷射出的光芒，丝毫没有减弱，它的熨帖、纯美宛若艳阳，让人心扉清亮：“向上的路/总是坎坷又崎岖/要永远保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有人悲哀/有人欣喜/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跨越自己》)”，“我们的欢乐/是母亲脸上的微笑/我们的痛苦/是母亲眼里深深的忧伤/我们可以走得远很远/却总也走不出母亲心灵的广场(《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母亲的爱》)”“大路走尽/还有小路/只要不停地走/就有数不尽的风光/属于鲜花、微笑和酒杯/怎比得属于原野、清风和海洋(《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即使成功使我们声名远扬》)”……细品汪国真的诗，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回答人生的问题。这些看似粗浅，甚至往往被你忽略的问题，其实恰恰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关隘，它困惑着一些人，也制约着一些人，而汪国真的诗，它以篝火般的明亮和热烈，点燃了人们的希望和憧憬。

当然，汪国真不是教父，也不是站在高台上的演说家，他在诗中的位置是谦和的，他用一颗诗心向我们心灵靠近，因而，他在自己的诗中不肆意编制深刻，但却无意中将自己的“句子”引向

“深刻”；他也没有下意识地提炼哲思，却于惊鸿一瞥中留下了世纪的“闪烁”：“多一点爱心/少一点嫉妒/我们欠缺的那把鲜花/时光自会弥补(《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多一点爱心》)”“博大可以稀释忧愁/深色能够覆盖浅色(《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假如你不够快乐》)”“岁月慢慢风蚀着容颜/时光渐渐把窗棂打开(《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生命之约》)”“不是苦恼太多/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不是幸福太少/而是我们还不懂得如何生活(《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生命总是美丽的》)”“不要太相信许诺/许诺是时间结出的松果/松果尽管美妙/谁能保证不会被季节打落(《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许诺》)”“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国真经典代表作Ⅰ·山高路远》)”……这些“句子”，面对那些宏大的诗歌构架以及那些深邃的、悠长的诗歌语言，它实在是显得瑟缩和寒酸，然而，二十多年过去，能在我们心灵中留下位置，并能一次次将我们的记忆唤醒的，却不是那些“宏大”和“深邃”，反倒是由质朴和浅白的“句子”，让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样的铿锵回答，足以产生持久的心灵回荡……

对汪国真的诟病在于他的诗歌技巧：他的直白、浅显，他的回环重复的诗体结构，这些都被正统诗人、学者所不屑。很多人倡导和崇尚的是诗歌的“深刻”，是多重的意蕴，从理论上讲这没有错，但即或如此，我们的诗歌还是无奈地走向了窘迫

安康书评

浅析《留住乡愁》的道义担当

方琛

很欣慰，读书会因旬阳作家赵攀强先生的散文集《留住乡愁》，迎来疫情之年久违的高潮，许多书友提前借阅、先睹为快并写下心得。笔者由于近日为纪念安康三线建设50周年奔波索据，伏案钩沉，未及先期拜读，但对这位享誉安康的散文知名作家大作依然充满期待。

及至初读《留住乡愁》并聆听作者创作感言后，攀强先生对传统乡土文学与新乡土文学的思考与探索使我一下兴致盎然，较之某些青年作家岁末静好、诗和远方、风花雪月之类唯美文学，《留住乡愁》以其深刻的现实意义给读者留下一番启迪与收获。

作者在县级机关工作多年，具有上不违使命、下不负苍生的政治素质，修炼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这造就了其文学作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底气与自信。作为农民的儿子，作家自然对故土一直怀着深深的眷恋，而且正赶上我国农村历史上最广阔、最深刻、最彻底的变迁。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脱贫攻坚、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户籍等，曾经的小桥流水、鸡鸣犬吠、桃红柳绿、茅庵草舍、童叟炊烟等诗意图仿佛一瞬间化为乌有。《水泉坪记忆》中，作者描写昔日水泉坪“蓝天白云下高高耸起两座大山，

千亩平原镶嵌在两山之间，清清的水泉河在平原中间蜿蜒流淌，一字排列的石板房分布平原两边，美不可言！”若干年后，再到水坪泉，那段绝崖炸毁了，飞流直下，震耳欲聋的瀑布没有了；那条美丽的水泉河一下增添了五六座小桥，人为地修成小桥流水；那象征山乡古朴风貌的石板房也拆得差不多了：“我怅然若失”。作者最后感慨道“现在人们都在跟形势，讲发展，谈变化，但我看有些东西可以变，有些东西就不能变。如果硬要把它改变了，特色就褪色了，传统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消失了，价值也就贬低了。”

该书感叹农村的巨大变迁、传统农耕文化消逝带来的伤感纠结，集中体现在曾获得过大奖的《留住乡愁》一文。文章以优美的文字叙说着老家昔日引人入胜的流年岁月、田园风光，极富画面感，令读者浮想联翩。后来母亲去了，长眠在屋后的山岗，兄弟几个为了各自的前程也相继离家，老家自然物是人非，凋敝败落。文章折射出时代发展的轨迹，呈现出农村变迁的缩影。

我联想起鲁迅《故乡》中处理老宅的情节。同样是乡愁，同样有别离，不同的是《故乡》与《留住乡愁》整整相隔一百年，前者是乱世，后者是治世，属于伟大变迁中的些许惆怅与不舍。《留住乡愁》一书告诉我们，乡愁只有具备现实性、思想性才是有生命力的。

的、积极的，这也正是与唯美文学区别的主要标志。

我们知道，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民问题。当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性的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指日可待。农村伟大变迁的洪流浩荡荡，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自然会打破坛坛罐罐，推倒残垣断壁，铲平沟壑山丘，现代农业、新农村正逐步建立起来。按下葫芦浮起瓢，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困扰着我们，那就是文化冲突。延续几千年、引无数雄兵折腰的农耕文明在迅速消失，农民的物质条件好了，农村环境变了，可是农民的文化、习俗、思想却远远滞后。农民进城了，农村人口取消了，可他们的乡音、服饰、气质、习俗已经打上深深的烙印，是城里一道难言靓丽的风景，农民要在文化上完全融入城市还有一个漫长磨合的过程。

在这场文化冲突——或者说成长的烦恼面前，文学路在何方？《留住乡愁》的作者感叹“有些东西可以变，有些东西就不能变。如果硬要把它改变了，特色就褪色了，传统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消失了，价值也就贬低了。”这段话与其说是作者的告诫、警示，不如说是作者的彷徨与无奈，因为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从古到今，中国许多诗人作家把农民农村的贫穷落后、小国寡民的孤独当做猎奇的风景，不惜笔墨，大加赞赏。例如说安

来胡适进一步指出了“容忍”一词的精髓，他说：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和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到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会上李济在讲话中提到胡适受徐复观、叶青等人“围剿”一事。胡适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说着，说着，胡适忽然面色一白，身子晃了一下，仰身向后倒下，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可以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胡适始终都在秉持他的容忍。

读书时光

胡适的容忍

史飞翔

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载，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1930年4月30日《胡适致杨杏佛》)

胡适到了晚年特别强调容忍。1958年12月26日，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耳顺”一词，照我的理解就是“容忍”的意思。胡适原话当时是这样说的：“从来经师对于耳顺的解释都不十分确切的。我想，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60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还是这个意思比较接近些。”(胡颂平《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

1959年3月11日，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胡适容忍观的最好表述。文章开头说：

“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时我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接

来胡适进一步指出了“容忍”一词的精髓，他说：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和度量。至少